

黑暗的勢力

托爾斯泰戲劇集

文 穎 譯



光明出版社

托爾斯泰戲劇集二

黑 暗 的 勢 力

文 穎 譯



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 9 5 0 •

新譯文叢刊
托爾斯泰戲劇集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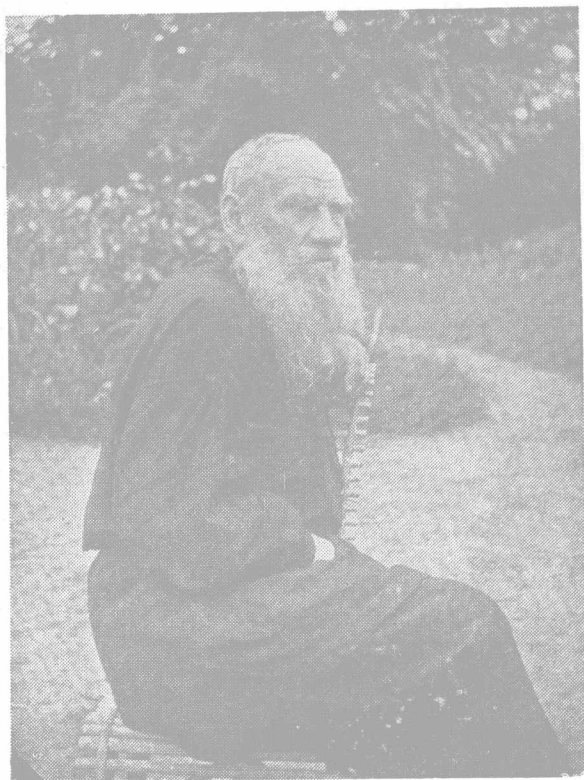
黑 暗 的 勢 力

著 者	俄·托爾斯泰	譯 者	文 穎	編 者	巴 金	發 行 者	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	定 基 價 本	八 元 正
-----	---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一月

(初版二五〇冊)



W. L. H. H. H.

黑暗的勢力（五幕劇）

〔書中提到的「爐竈」是普通磚砌的俄國式烘麵包的大爐竈。爐台是平的，上面可以躺兩三個人。——英譯者。〕

人物

彼德·伊格那吉奇——富農，四十二歲，續了弦，有病在身。

阿尼細芽——他的妻子，三十二歲，愛打扮。

阿庫黎娜——彼德前妻生的女兒，十六歲，耳朵有點背，不機伶。

娜恩（安娜·彼德羅夫娜或安紐塔）——他續弦生的女兒，十歲。

尼基塔——他們的長工，二十五歲，愛打扮。

阿基姆——尼基塔的父親，五十歲，面貌醜陋，敬畏上帝的農人。

瑪特達娜——他的妻子，尼基塔的母親，五十歲。

瑪瑞娜——孤女，二十二歲。

瑪爾特哈——彼德的姐姐。

密特里奇——年老的長工，退伍兵。

西蒙——瑪瑞娜的丈夫。

新郎——娶阿庫黎娜的人。

伊凡——他的父親。

一個鄰居。

第一個女郎。

第二個女郎。

警官。

趕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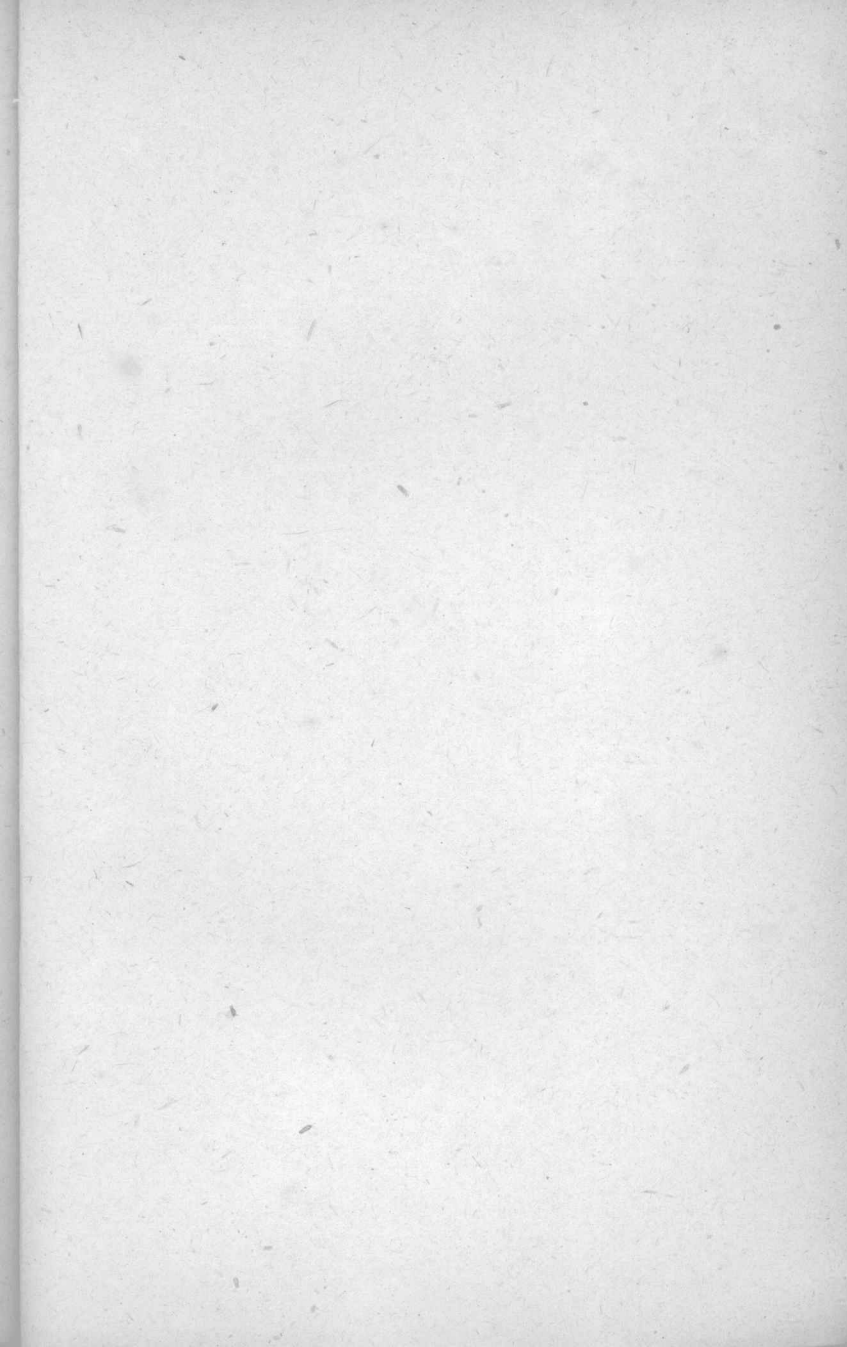
伴郎。

媒人。

村長。

男客們，太太們，小姐們，和那些來看結婚的人。

第一幕



事情發生在秋天一個大村莊裏。臺上佈景是彼德的寬敞的茅屋。彼德坐在一張木頭板凳上，修理一副馬鞍。阿尼細芽和阿庫黎娜在紡紗，唱着一首重音的歌
(part-song)。

彼德：（從窗子裏往外看）那些馬又脫了韁。我們要是不管牠們，一定會把小馬踢死。

尼基塔：嘿，尼基塔！這傢伙鬻啦？（注意聽。向女人們）停一停，人家什麼都聽不見了。

尼基塔：（在外頭）幹麼？

彼德：把馬趕進去。

尼基塔：我們會趕的。用不着你操心。

彼德：（搖頭）唉，這些工人們！我要是沒病，隨便怎麼着，我一個也不要，沒別的，光是跟

他們嘔氣。（站起來，重又坐下）尼基塔……叫也沒用。還是你們裏頭去一個的好。

阿庫兒：去，把牠們趕進去。

阿庫黎娜：什麼？那些馬？

彼德：不是馬還是什麼？

阿庫黎娜：好吧。

彼德：唉，那小子簡直是個游手好閒的傢伙……沒一點用處。他但分能偷懶，就連一個

手指頭也懶得動。

阿尼細芽：你自己倒勤儉得很。你不是伸手伸脚的躺在爐台上，就是坐在板凳上。你的

本事不過是支使別人做事罷了。

彼德：要不是隨時支使你們啊，過不了年，咱們就得出去討飯啦。唉，你們這些人怎麼得

了喲！

阿尼細芽：你把一大堆事情堆在別人肩膀上，然後自己什麼也不幹，光是罵人。躺在爐竈上發命令敢情容易。

彼德：（嘆氣）唉，要不是病纏着我，我一天也不留他。

阿庫黎娜：（在幕後）噓，噓，噓。

（可以聽見一匹小馬的嘶叫聲，馬蹄的踐踏聲，和關門的吱咯聲。

彼德：吹牛皮，那是他的本領。我要歇掉他，我真要這麼幹。

阿尼細芽：（模倣他）說什麼『要歇掉他』囉。你自個兒先預備好幹活兒，然後再說這種話吧。

阿庫黎娜：（上）我好不容易把牠們趕進去了。那匹斑馬老是……

彼德：尼基塔哪兒去了？

阿庫黎娜：尼基塔哪兒去了？還用說嗎，站在當街呢。

彼德：他站在那兒幹麼？

阿庫黎娜：他站在那兒幹麼？他站在那兒聊天。

彼德：誰也別想聽她說句明白話！他到底跟誰聊天呢？

阿庫黎娜：（沒聽清）啊，什麼？

（彼德揮手讓她走開。她坐下紡紗。

娜恩：（跑進來奔向她母親）尼基塔的爹媽來了。他們要帶他走。真的！

阿尼細芽：瞎說！

娜恩：是真的。他們要是沒這麼說，叫我不得好死（笑）我正打那兒經過，尼基塔對我說，『再見，安娜·彼德羅夫娜，』他說，『我要媳婦的時候，你一定要來跳舞啊。我要走了，』他說完還笑呢。

阿尼細芽：（向她丈夫）現在怎麼樣。他才在乎呢。你看，他自己要走了。還說什麼『歇

掉他！』

彼德：好，讓他走就是。倒好像我另外找不着人似的。

阿尼細芽：那他借支的錢怎麼辦？

〔娜恩站在門口聽了一會兒，就出去了。〕

彼德：（綳眉）錢？哦，到夏天他無論如何總可以還清了。

阿尼細芽：是啊，他走了你敢情樂意，省得你養活他啦。只有我，得像匹馬似的做上一冬天。你的那位小姐又是不大愛幹活的。你呢，我知道，就會往爐台上一躺。

彼德：事情還沒弄明白以前，說這些廢話有什麼用？

阿尼細芽：滿院子的牛。你不把母牛賣掉，還要把羊統統留着過冬：光餵牠們吃，給牠們水喝，就得佔一個人，你倒要歇掉長工。我可直截了當的跟你說，我幹不了男人的活兒！我也要跟你一樣往爐台上一躺，樣樣事情隨它去好了！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。

彼德：（對阿庫黎娜）你去餵餵牲口，成不成是時候了。

阿庫黎娜：餵牲口，好吧。（披上一件大衣，拿了一根繩子。）

阿尼細芽：我不給你幹活了。你自己去幹吧。我幹够了，就是這麼回事兒！

彼德：那也行。你咕嚕些什麼？就跟得了暈倒病的羊似的！

阿尼細芽：你呢，你是一條瘋狗！打你那兒誰也得不着幫忙，也得不着快樂。你就知道餵飽你自己，你，你這癱狗！

彼德：（唾一口吐沫，披上大衣）呸！上帝保佑！頂好還是我自己去看看出了什麼事。

（下。）

阿尼細芽：（朝他背後）該死的長鼻子鬼！

阿庫黎娜：你幹麼罵爹爹？

阿尼細芽：住嘴，傻瓜！

阿庫黎娜：（往門口走）我知道你爲什麼要罵他。你自己才是傻瓜，你個騷娘們兒。我

不怕你。

阿尼細芽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（跳起來，向四周圍看看，想找什麼東西打她）你留點神，

不然我拿火鉗給你一下子。

阿庫黎娜：（開開門）騷娘們兒！妖精就是你！妖精！騷娘們兒！騷娘們兒！妖精！（跑出去。）

阿尼細芽：（沉思）『我娶媳婦的時候，你來跳舞啊！』這是什麼新花樣？娶媳婦留點

神，尼基塔，你要是真這麼幹，我要去……不行，沒有他我活不下去。我不讓他走。

尼基塔：（上，向四周看看，看見阿尼細芽獨自在那兒，很快的走到她跟前，去，低聲說）

糟啦！我真正遇到難關了！我爹要帶我走——叫我回家去。乾脆一句話，要我回去成

親，住在家裏。

阿尼細芽：好啊，回去成親吧！那跟我什麼相干？

尼基塔：真的嗎？怎麼着，我這兒正打算怎麼解決這件事好，想聽聽她的主意，她倒叫我

回去成親。這是怎麼回事？（睜眼）她忘啦？